



Focus 聚焦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9月14日
星期六



红豆杉像屹立在山门的“迎客树”



近年来重建的接王亭可供游人歇息



伞冠高擎，昂首向天

蜀道古树 ⑨

草木关情 铺陈天府绿意

“仙佛同源”雾中山

雾中山是个很奇特的地方。

从大邑县雪山大道前往雾中山，在“道源圣城”拐入进山公路，这就是闻名天下的中国本土道教发源地鹤鸣山。沿鹤鸣山再往山谷里面去，不过十公里，则是“佛源圣地”雾中山，即古大光明山。明代大学者、文学家杨慎《雾中山开化寺碑记》载：“邛州大邑，蜀之望县也。斜江、乾溪合流于其前，鹤鸣、雾山环绕于其后。沃野千里，名于三蜀。仙佛同源，萃于二山。鹤鸣二十四洞，张道陵之所登真也。雾山一百八盘，僧腾、兰之所卓锡也”（卓锡，指僧人留居）。

鹤鸣山与雾中山山水相连，林木衔接，“仙佛同源”是千年人文历史的奇特现象。

雾中山始名大光明山，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寺的地方之一，也是佛祖贝叶经南传首地。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（73年）始建普照禅寺（开化寺），建寺仅晚于河南洛阳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6年，成为古佛弥勒的道场。

过了雾山村，就进入“青霞嶂”峡谷。“青霞”，意为隐居、修行之处，亦指佛教道场。“嶂”，《增韵》释为“山峰如屏障也”。我们沿着峡谷中喧嚣的溪流上溯而行，路旁有一泓清泉，叫“一碗水”。据说，用此泉水泡“雾山茶”，是天然的水茶绝配。

青霞嶂峡谷长约两公里，头上是“一线天”，脚下溪水湍急，是通往雾中山的一道天然屏障，一路上但见两山耸峙，气势若屏，青藤挂壁，幽谷鸟音。宋孝宗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九月，诗人陆游在邛州教授吕周辅陪同下游历雾中山，经过青霞嶂，看到如此幽深狭窄的峡谷，吟出了“鹤鸣山空无鹤来，青霞嶂深天壁开”的诗句。

出青霞嶂后豁然开朗，登丹梯，过“雾中第一禅林”石牌坊，便可望见接王寺霞嶂关了。

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（73年），印度高僧摩腾迦叶、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精舍译完了《四十二章经》后，千里迢迢入蜀来到大邑雾中山卓锡。寺院在霞嶂关修建了接王亭，迎接两位高僧来雾中山传法。自此，两位高僧创建了大光明山接王寺、普照寺等禅院，成为佛教早期在巴蜀的传播之地。

摩腾迦叶、竺法兰为何不远千里来到蜀地雾中山传法？史载，东汉初，印度佛教通过“蜀身毒道”（南丝绸之路）传入蜀地，成都地区有相当的民间基础。摩腾迦叶、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到来，将雾中山推上了“禅教之总持”地位，从而与洛阳白马寺齐名，名扬华夏。

“接王亭（寺）”作为迎接帝王名士、佛教高僧的重要礼仪场所，迎接过蜀汉昭烈帝刘备、后蜀后主孟昶、唐明皇李隆基、明蜀王朱椿等帝王或皇室成员以及印度摩腾迦叶、竺法兰，晋代佛图澄，唐代僧伽，后唐僧简栖，宋代高僧、淳用、圆泽，明代普达舍耶、铁纳星吉等历代高僧，由此名声大振。

“接王亭”这一名称不仅雾中山有，峨眉清音阁也有，而且郫都区两路口社区（原永兴乡黄龙村）也有——此地为迎接明崇宁王朱悦燊到封地所建。如何解释个中“王”者？崇州举人唐养贵《接王亭塑佛像碑记》释：“第亭因王名，尊王也，王为佛，至尊佛也，尊王者缘以尊佛，尊佛者益知尊王。”

随着雾中山声名鹊起，雾中山接待规格的提高和寺庙建设，接王亭后来改“亭”为“寺”，成为大光明山著名的三大寺院之一。古接王亭早已灰飞烟灭，近几年大邑县有关部门在接王寺山下溪边重建了一座接王亭，让普通老百姓进山观光游览时有了的一处休憩怀旧之地。

雾中山1800年红豆杉

奇树璀璨知谁栽

冯荣光

文图



石阶尽头是“雾中第一禅林”石牌坊



悠悠千载，饱经沧桑，古树依然默默守护着脚下这片土地

“通天之树”阅古今

过了云集桥，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郁郁葱葱的古树，像一片流淌在山间的云霞。上行百余米，就是接王寺著名的明代霞嶂关石坊，后面还有一对石狮子，古风流韵扑面而来。这仅存的古代建筑古色古香，将人带入历史的深处。石坊两侧是两棵挺直茁壮的楠木，树龄400余年，伞冠高擎，凛然矗峙，犹如把守山门的金刚大力神。登上石坊旁边的阶梯，右侧即是那棵著名的汉代红豆杉，它更像一棵屹立在接王寺山门前的“迎客树”。

这株红豆杉不知何年何月遭受过雷击抑或兵火熏燎，树端分杈主干和末端分枝清晰可见劈断烧焦的痕迹。不过虽然饱经沧桑，因伤残折断了树端，红豆杉仍然腰身挺直、巍峨雄壮、枝繁叶茂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。

这是一棵历经劫波依然昂首向天的奇树，高大苍劲、英武不屈，让人无不为之肃然起敬。我只能想象红豆杉曾经有过的高俊英姿，以及如同华盖一样的树冠，既有千年荣耀的威仪，又有庇护众生的亲和。除了帝王、高僧、文人、雅士，它同样平等地惠泽普通百姓，让人们在游山时亦可享受树下的一片清凉。

如果时光倒回850年，这棵红豆杉是怎样的形状呢？从陆游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点答案。那年秋天，陆游兴致勃勃地登上霞嶂关，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那棵钻天入云、满目苍翠的红豆杉上。“幽禽飞鸣报客至，奇树璀璨知谁栽。”据陆游描述，树上的鸟儿看见他们，齐齐发出清脆

欢快的脆鸣，那是向寺院主持报告贵客临门的消息。

陆游眼中的“奇树”是没有遭受雷兵火焚折、完全原生态的红豆杉：俊伟蓬勃，枝壮叶茂，高树入云端，绿叶发华滋。在陆游眼中，整棵树都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和神秘的力量。它是谁栽的呢？陆游不知道，只能在诗中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
对于陆游之“问”，我在接王寺红豆杉保护围栏宣传牌上看到一段文字：“红豆杉于东汉桓帝永寿四年（158年）二月十九日，由时任接王亭（接王寺）住持圆清法师亲自种植，距今（2021年）已存在1863年，树龄居中国红豆杉之首。”

圆清法师为什么要来接王亭种植红豆杉？在国内寺庙、宫观我们都能看到不少上千年的奇异古树，这源于人类对树的崇拜，是古今中外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共通的文化现象，关于树的种种神话传说也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。古人认为树连接天地，沟通人神，甚至认为“通天树”可将人类的陆地世界与天堂以及可怕的地下世界连接起来。这种“通天树”的概念，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高近4米的“青铜神树”上，也可可见一斑。

接王寺红豆杉作为雾中山的“通天之树”，经历了近2000年的人类社会巨大变迁，经历了大自然无数严峻的挑战，它始终就像一个忠诚守护者，默默地守护着脚下这片土地。它是2000年连古通今的“活化石”，是红豆杉科中寿命最长的稀世尊者。

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

红豆杉虽然中心词是“杉”，但在植物分类中不属于杉科，而是独立门类“红豆杉科红豆杉属”。红豆杉美丽的树形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，它的千年寿命又给我们以生命的启迪。不仅如此，红豆杉还是极其珍贵的治癌药用植物。20世纪80年代，欧美科学家相继发现野生红豆杉含有紫杉醇，对癌症具有治疗效果，红豆杉因而拥有了另一个称号——“抗癌神树”。在我国，因其珍稀的程度，红豆杉还被誉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，堪称“国宝”。但在许多人眼中，红豆杉只是一棵树而已，真正认识它的人并不多。

记得2012年夏，我坐农村客运班车去雾中山寻访古树，在一颠一簸的山路上，向司机打听接王寺红豆杉的情况。他是大邑跑镇到雾中山接王寺、开化寺的客车司机，每天都跑这一条线路，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这条路我闭上眼睛都可以开，每天都要从接王寺山门前过，但我真不知道还有一株1800多年的红豆杉……”

我曾经听说过某地发生过人们剥取红豆杉树皮，造成千年红豆杉死亡的恶性事件，就是因为红豆杉树皮可以提取紫杉醇，有人收购，树皮可以卖钱，这刺激了人们的发财梦。那年夏天去雾中山的路上，我很担心接王寺红豆杉的命运，幸而车到接王寺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巍然屹立的古树，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下了。

那一次，我看到红豆杉被一人高的铁栏保护着，树旁立有一块《功德无量碑》，碑文记载：“曹老夫人淑媛少时由沪入川，历尽艰辛，禀性仁慈……今见古杉红豆，悲遭覬觎，特捐资人民币一万元，筑以铁栏保护，既环保生色，又古刹增辉……2002年岁次壬午8月15日接王亭寺立。”读此碑，我心生感动，曹淑媛老人慷慨解囊之义举，保护古树的热心肠，真的很可贵。


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珍稀古树

“树管家”善莫大焉

1800多年来接王寺有过几度辉煌，也有过几番劫难。明末张献忠“甲申兵燹”，接王寺遭彻底焚毁，后来虽多次重建又多次毁坏，民国末年已是一片废墟。然而，红豆杉奇迹般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，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。比如传说说明完成化年间，有恶人在寺庙行凶，红豆杉树上突然出现无数条蛇，吓得恶人狼狈逃窜。

类似传说的真实性难以考证，或许是善良的人们没有能力善恶扬善，保护古树时，这些充满神异的传说，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红豆杉的震慑作用。今天，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宣传红豆杉，认识它的珍稀价值，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它们。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大邑县加大了名木古树的保护力度，创建了“政府主导+社会参与”共保古树名木的新模式，实现古树名木认养签约全域覆盖。前不久，我再次赴大邑寻访接王寺红豆杉，陪同我进山的是大邑县作协杨庆珍、贺见两位老师。据他们介绍，大邑县作协在去年夏天积极参与全县古树名木集中认养签约行动，认养了雾中山接王寺红豆杉，又在全县作家、文学爱好者中筹集资金，存入四川省绿化基金会，用于红豆杉的救护复壮。

从接王寺树碑张曹淑媛老人捐款护树义举，到民间社团组织参与的“认养”行动，“国宝之树”有了更多的“树管家”。用手中的笔书写古树，用行动保护古树，千年文化根脉加上了政府主导、民间社团参与的“双重保险”，古树文化得以接续传承，福荫后代，善莫大焉。